

王 筠 著

刺破青天

CIPO
QINGTIAN

全景展示预备役部队战斗生活
真实触摸预备役军人心理脉搏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刺破青天

CIPO
QINGTIAN

王 筠 著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图书记录(CIP)数据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北京·王筠著·《刺破青天》

ISBN 978-7-203-2130-4

1. 刺... II. 王... III. 刺破青天 IV. I247.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2008)第123448号

刺破青天

王筠 著

类别：军事

题材：现实

主题：革命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北京地安门大街40号 邮政编码：100032)

北京后海沿路平院印刷厂印刷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发行

2008年9月第1版 2008年9月第1次印刷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定价：39.00元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刺破青天/王筠著. —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2008

ISBN 978 - 7 - 5033 - 2150 - 4

I. 刺… II. 王…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23448 号

策划:张百列

刘同福

王希家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

(北京地安门西大街 40 号 邮政编码:100035)

北京后勤指挥学院印刷厂印刷 解放军出版社发行

2008 年 9 月第 1 版 200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小 16 印张:30.25

字数:450 千字 印数:5000 册

定价:39.00 元

他们清楚地记得,当他们抵达半岛市的时候,八九点钟的阳光才刚刚从海雾中挥洒出来。

这是这个岛城一天中最好的时候,这几乎也是这个滨海城市最好的季节。流线型的快艇犁开湛蓝的海水,在镜面儿似的海面上缓缓驶过,白色的航迹若隐若现。放眼望去,那些港湾,那些码头,那些白云和蓝天,那些沿着海湾一字排开的形状各异的楼房,就像一幅油画那样舒展开来。那些坐落在一个个小岛上的欧式别墅掩藏在绿树丛中,那些海鸟在那里上下盘旋。它们翅膀起伏较慢,有时看不到鸟羽的煽动,好像只是随了轻柔的海风在慢慢地飘舞,样子是极其的悠闲。蓝的天,白的云,红的瓦,绿的树,这一切像是电影中的一个空镜头定格在八九点钟的阳光之下。镜头缓慢地前推,画面慢慢地拉近,时间像是静止了,凝固不动了,只有轻盈的马达声在寂静的海面上轻声回响。

李东北、张德厚被眼前这一幅八九点钟的景致所感染,他们陶醉于其中,一时间似乎忘记了自己将去往何方。

多年以后,他们才知道其实像这样的景致实际上在这个多雾的岛城也是不多见的。这座滨海城市的春天特别长,从二月的开春到四月樱花怒放的季节,春天的脚步蹒跚又迟缓,几度至十几度的气温似乎总也没有个尽头,马裤呢冬装总是要穿到五一前后。七八月份是多雾的季节,浓密潮湿的海雾见天从海面涌上陆地,地板和被子总是湿漉漉的。冬天风大,吹得人头皮发麻。最好的时候也就是四到六月份了,和风丽日,鲜花盛开,到处是绿草如茵。当然还有秋老虎之后九月中旬到十一月中旬的这一段难得的好时光,是天高气爽的好日子,所谓“红瓦绿树,碧海蓝天”,也只在这些个时候才淋漓尽致地呈现出来。

人家告诉他们,半岛这一方水土冬无严寒,夏无酷暑,空气格外的潮润和清新,韵味十足,是一个居住和养生的好地方。

人家还对他们说,当年有一位叫做康有为的老先生在将近 100 年前辗转飘零到这座岛城并准备在此定居的时候,他用四句话对这个地方进行了概括。康有为写道:

碧海青天，不寒不暑，绿树红瓦，可舟可车。

在他们的目光中，康老先生的概括具有先见之明。100年转瞬即逝，此刻展现在李东北和张德厚面前的岛城的天却更蓝，海更碧，树更绿，瓦更红，不寒不暑始终如一，而舟车更达四海五洲，却是康老先生当年不曾想像的了。

“真是一座美丽的城市！”张德厚由衷地感叹着。

这时候李东北就说了他那句名言。李东北说：

“我们不至于是为了欣赏风景而来吧。”

张德厚笑着对他说，欣赏风景并不影响你干你的事情，换句话说，你可以一边干你的事儿，一边来欣赏这边的风景呀？

李东北也笑了笑，但是他未置可否。

他在想着心事。

他们此行是去见杨怀三。

作为新成立的半岛预备役高炮师的军政主官，张德厚与李东北商量，应该先去见一下半岛市委书记杨怀三。身为中共半岛市市委书记，杨怀三也是半岛预备役高炮师的第一书记、第一政委。在李东北和张德厚看来，现在和过去的情况有所不同了。他们都是刚从作战部队调整过来的，作战部队只有军事的上下级，同地方领导打交道多是在“八一”和春节，军地之间相互走访，密切情感，或者是军民共建，相互支援。双拥工作是我们的光荣传统啦，我们靠着军爱民民拥军走过了漫漫的征程。可是作为半岛预备役高炮师，部队的性质发生了变化，不仅要接受上级军事机关的领导，还要接受中共半岛市委和半岛市人民政府的领导，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双重领导。张德厚、李东北知道，这样的双重领导体制是由我们特有的政治制度所决定的，是党管武装工作的需要。他们更知道，市委市政府的领导实际上也就是书记市长的领导，因此在这诸事缠身之时，他们认为头等大事是先去见市的领导。

部队正在向指定地域开进。

阳光变得明丽起来。

明丽的阳光使得置身于其中的李东北想起一位老人家说过的话。老人家说,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年轻人朝气蓬勃,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他在心里想,这是一位有着五千年传统文化积淀的老人家的良言,言之恳切而又不乏哲理。不应当辜负老人家的心愿。

在愈来愈明丽的阳光中,他和张德厚拥抱着向他们扑面而来的岛城画卷,呼吸着清新而又湿润的空气,想像着即将开始的新的工作和生活,想像着和杨怀三书记的见面,心情难以言表。

凉丝丝的海风微微拂动,喧嚷着他们此刻的心情,使他们在多年以后的今天依然对那个八九点钟的早晨充满了记忆。

那种感觉很奇妙,仿佛是五月的鲜花开遍了原野。

二

市委大楼是一座紧靠海边的半圆型建筑,它的前面便是繁华和现代的半岛大道。半岛大道往前是依海而建的六月广场,从大楼望出去,繁华的大道,宽阔的广场,碧蓝的海面以及海面上飘浮的白云,一切尽收眼底。

与李东北所想不同的是,敦厚的杨怀三看起来亲切随和。一个现代化国际城市,一个副省级城市的市委书记,杨怀三的衣着显得平常,甚至要说是朴素了。秘书将他们领进门,杨怀三从房间那头的一张巨大的写字台后站起身来,向李东北、张德厚伸出手。

“欢迎欢迎,欢迎师长、政委!”他谦和地笑着,把客人让到沙发上坐下,也在旁边的沙发上坐了下来。

“给师长、政委弄杯水来!”

他吩咐秘书,又加了一句:“新茶!”

几句话,几个动作,让李东北、张德厚顿感距离拉近了许多。

张德厚说:“我们昨天刚过来,同师长商量一下,先来给您报到,以后就在您的领导下了,请书记多关照、多指示。”

杨怀三忙更正:“不是在我的领导下,是在省委、军区党委和市委的领导下。”

李东北说:“部队还在行军途中,我们想尽快地安营扎寨,早点展开工作。”

杨怀三问了一下李东北、张德厚的个人情况,也问了一下部队的编制装备等基本情况,先同他们唠了一会儿家常,过后才说:

“省委已通知我们了。组建半岛预备役高炮师,这是一件好事,是半岛市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你们知道,我们半岛市驻军很多,有海军、空军、警备区,还有二炮,还有潜艇基地,还有军港码头,可谓陆海空俱全,是名副其实的兵城,这是我们岛城特有的政治优势,是一大财富啊!现在你们又过来了,像有句话说的那样,我们的队伍又壮大了!”

几个人轻松地笑了起来。

张德厚说:“驻军多,地方负担也重。”

杨怀三摆摆手:“我不这样认为。这个问题得辩证地看,要从宏观上加以把握。部队需要地方办的事很多,地方从部队身上也有收获,驻军给一个城市带来的效益是无法用数字计算的。”

李东北说:“与老大哥部队比我们是新兵,新来乍到,人地两生,以后麻烦书记的地方要很多。”

杨怀三说:“师长不要客气,与驻军其他单位比你们有你们的优势呀。半岛预备役高炮师是双重领导下的新型军队,是我们自己的队伍,我们是一家人。和其他单位我们是军政军民关系,和你们咱是一家人,关系应该更亲密。既是一家人就不说两家话了吧!”

李东北还想说点什么,这时候他的手机突然响了起来。

“对不起”，他说，“我接个电话。”

李东北：“喂，是我……”

听对方说了两句什么，他起身往外走，边走边对着杨怀三和张德厚说：“我出去一下。”

张德厚注意地看了他一眼。凭直觉，他知道这不是一个一般的电话。

电话是C团团长打过来的。

C团长长的车队在向营区开进途中，一辆拖着五七高炮的牵引车发生了脱钩，火炮挣脱牵引车，从公路上摔了下去。

出事的是C团A营B连，这个连的连长叫左世保。

这是个非常严重的事故。

在部队，武器装备的维护保管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俗话说枪是战士的第二生命，武器装备作为军人生命的一种形式，有着至高无上的地位。几乎任何懈怠的行为都是不允许的，任何损坏武器装备的事故都是要追究责任的。

实际上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所有的炮兵部队中，火炮与牵引车脱钩是少有发生的，尤其是在公路上进行摩托化开进，一般不会发生这样的小儿科事故。C团的这起脱钩让李东北感到有些蹊跷。

好在火炮摔出去的一刹那，在那个时间那个地点，路边上没有任何的行人车辆，没伤着任何人。这真是不幸中的万幸。

李东北要求C团团长做好善后工作，弄清事故原因，等师首长前往现场。

杨怀三看李东北走进门来，问：“怎么？有事？”

李东北说：“没事，部队出了点小情况。”

张德厚接过来说：“今天见书记是最大的事。”

他转而又面对李东北：“书记很忙，今天就算报个到，等书记有空，我们再专门过来汇报吧。”

李东北点头称是。

“那好吧。”杨怀三站起身，“你们有事，今天就不留了。抽个空，给你们接接风。”

张德厚说：“我们先请书记，欢迎书记去师里检查指导。我们条件差点。”

杨怀三说：“行！等我忙完了这阵，一定去看你们。”

出门时，他问李东北见着市长没，李东北说市长那儿还没去，先给书记报的到。杨怀三要他们有空去同代市长朱传世见个面，朱传世现在主持市政府的全面工作。李东北答应一定去。

他把李东北、张德厚送出门来，一直送到电梯口，看到电梯门关上了，才往自己的办公室走去。

在车里，李东北把情况对张德厚简要地说了说。张德厚问：“伤着人没有？”

李东北说：“万幸！现在具体什么原因还不清楚，叫参谋长和主任过去一下，弄清情况再说。”

“行！”张德厚表示同意。

小车在市区的街道上穿行，不一会儿驶上了高架路。司机正了正身子，车子加快了速度，离开市区很快地向师机关驻地驶去。

在他们身后，在明媚的阳光和蓝天白云之下，岛城的高楼大厦和红瓦绿树越拉越远，后来消失不见了。

三

蔡六子一屁股跌倒在繁花似锦的果园中。

一辆接一辆的军车在公路上行驶，苹果园中花儿开得正艳。蔡六子

边侍弄着花儿,边看军车驶过。正是授粉时节,辛勤的蔡六子起早贪黑,把他这几十亩果园弄得有模有样。

他那正边弄边看呢,就听得轰隆一声,这是说,他没闹明白那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也许几秒钟的时间不容他多加思索,也许因为他过于专注也有关系,他就一屁股蹲儿摔在了松软的沙土地上。

这一屁股蹲儿质量极高,地上立时砸出了一个屁股形的凹坑。凹坑的中心刚巧有枚尖尖的石子,它马上毫不留情地狠狠给了蔡六子一家伙。

蔡六子“嗷”地一声嚎叫,就像是哪家的狗崽子被人猛踹了一脚。

C团A营B连的这门五七炮脱钩后从公路上直冲下来,行军状态中四吨多的重量加上加速度,使得它具有了一往无前的精神。它撞开了路边的隔离墩,冲进了路边的苹果园中,在连着撞断三棵碗口粗的苹果树后,一头栽在地上,帆布炮衣扯得七零八落,炮筒子插进土中半截。

蔡六子半天没闹明白究竟发生了怎么一码子事。

“多大点事儿?”

很长时间以后,蔡六子回想起当初的这一幕情景,对已是预任班长的范金宝说:

“还值得用炮轰?!”

范金宝是蔡六子村里的一个小包工头,靠揽个小活、倒腾点建筑材料什么的维持生计。

B连连长左世保晕头晕脑地从牵引车上走出来,围着炮筒子转了三个圈,心里很不是个滋味。

转完这三个圈圈后,他又晕头晕脑地回到牵引车上,开始给团长、营长打电话。

闻讯而来的范金宝一眼认出了栽在苹果园里的大家伙。

“五七炮!”

他对用两手捂住屁股的蔡六子说。

范金宝是个退伍兵,曾在高炮部队当过多年的炮手。多年过去,他

对这款装备的性能还能够烂熟于心,他甚至马上就对同样晕头转向的蔡六子把五七炮战斗技术性能的几个主要数据背诵了一遍。

蔡六子愈加地摸不着头脑了。

参谋长王勇刚和政治部主任周加深赶到事故现场时,路上路下已围了不少的群众。

王勇刚虎着脸,牵引车前后看了一遭,又围着火炮,也是同样转了三圈,脸色愈发的阴沉。

“炮完了。”

他对跟在身后的B连连长左世保说。

周加深在旁边说:“没事,就弄断了几棵小树。”又冲周围围观群众挥挥手:

“大家都回去吧,部队搞演习,很正常,没啥大事!”

他回头看看迷迷瞪瞪的蔡六子:“没啥事吧?”

蔡六子两手捂脸:“树断了。”

周加深说:“几棵小树。”

蔡六子噤嘴:“长十几年了。”

周加深说:“十几年,小树。”

蔡六子说:“每年结不少果子。”

周加深说:“十几年的树结不了多少。”

蔡六子说:“结不少果子。”

王勇刚黑着脸:“苹果现在不值啥钱。”

蔡六子说:“结不少。”

王勇刚说:“前几年几毛钱一斤。”

“结不少。”蔡六子双手不离屁股。

电话打到镇里,分管这一块工作的镇党委副书记郭玲马上坐车赶了过来。她知道,军地之间无小事。

郭玲是个年轻的大学生,毕业参加工作后,成为市委组织部的选调干部,在乡镇党委副书记的这个位置上已有些时日了。别看年纪不大,

说话办事却透着干练，显出与实际年龄不太相符的稳重。

看到镇里的书记过来，范金宝忙迎上前去，不失时机把情况做了一番介绍，将郭玲带到王勇刚、周加深他们跟前，进行了引见。对这两位部队的首长，他虽然还不知道他们的职务，但是见他们都是二杠四个星的大校，晓得这两个人官不小。他甚至还偷偷地用一个食指指着左世保，见缝插针地对郭玲说：

“这个人完蛋啦！”

此时的左世保紧咬着嘴唇一声不吭。他的两只大手一会儿抱在胸前，一会儿插进裤兜，一会儿又背在身后。但是这个姿势他也没有坚持多久，因为在师首长面前，他觉得这个姿势显然是不合时宜的。后来实在不知往哪儿放，他就双手交叉使劲地搓，搓得发红，险些掉皮。

尴尬的左世保引起了郭玲的注意。

郭玲冲左世保笑了笑。

左世保看看这位镇里的女书记，却显得两眼茫然。

听过王勇刚参谋长的介绍。郭玲说：“部队拉练，镇里事先不了解情况，没能协助部队做好工作。我看事情也不大，首长们很忙的，你们都回去吧，剩下的事我来处理。”

“哪能！”周加深说，“事情是不大，但涉及群众纪律，还是要商量个办法。”

王勇刚说：“对，主要是看看事主有什么意见。”

周加深冲蔡六子喊：“小伙子你过来，有啥意见没？”

蔡六子仍然两手捂住屁股：“结不少。”

范金宝说：“你别不少不少的，首长问你有啥具体要求！”

蔡六子双手不离腚：“不少！”

范金宝感到在女书记面前，蔡六子的这一个动作实在不雅，就上去把他的手扯了下来。可是没过多久，蔡六子的手又捂上了。

郭玲将蔡六子叫到旁边，小声说着什么。这边王勇刚板着脸问范金宝：

“你是干什么的？”

范金宝嘴巴咂了一咂，没能回答出来。

一辆银灰色的宝马由远而近，在脱钩的牵引车旁停了下来。车内钱大明看到一门门火炮和车辆排成一条线，整齐地靠在路边，不禁觉得兴奋。“大炮！”他拍了一下前座女孩的肩膀。

董天芬回头说：“可能是高射炮，钱总。”

在大学军训时她到部队参观过，稍微明白两个轮子的是地炮，四个轮子的是高射炮。

钱大明说：“不管啥炮，咱下去瞅瞅！”

董天芬先下来，拉开宝马车的后车门，一边用一只手挡在车门框上边，一边提醒道：“钱总慢点。”

钱大明下得车来，拂一拂梳得齐整的头发，抻一抻笔挺的西装，围着这门高炮上下打量起来。

“给咱来张相！”他对自己的助理喊着。

“咱来张相行吧？”看到牵引车上的几个兵瞪着他，他便又对那几个兵问道。

几个兵翻翻眼，没搭理他。

董天芬从车里拿出小巧的数码相机，钱大明在高炮前摆好样子，啪啪拍了几张。这时，她看到下面苹果园中撞断的大树和歪斜的高炮，就对钱大明说：“可能出事了。”

钱大明转身就往苹果园走。董天芬叫了他一声，没能拦住他。

围观的群众渐渐散去，苹果花朵的清香在空气中弥漫。这时候大家才听到果园深处布谷鸟的啼叫，一声接着一声，不紧不慢，不急不躁，顽强而执著，回荡十分久远。

一大群蜜蜂盯着几棵趴倒在地上的果树花朵翩翩起舞，兴高采烈又忙乱十足。它们把花粉弄得满世界飘洒，嗡嗡之声不绝于耳。

郭玲同蔡六子谈了几分钟，没谈出什么道道来，只好对周加深他们说：“部队先走吧，咱们以后再联系。”

她又看了看搓着大手的左世保，心中油然而产生出一丝难以言表的情绪，怜悯，同情，或许还有别的什么说不清的东西，这使她非常奇怪。

郭玲带着这样一种复杂的情感告诉王勇刚和周加深，出了这样的事，人家连长也不是故意的，也挺不容易呢，请二位首长别太难为了这个年轻的军官。

周加深、王勇刚不知怎么回答她。

“我的树呢？”

蔡六子终于将两手从屁股上拿下来，话这时也说得清楚了。他那意思是想要点钱，但跟解放军要多少钱，他还一时拿不准主意。

大概弄明白点事的钱大明对他一瞪眼：“解放军搞演习，闹坏你几棵烂苹果树，有啥大不了？你这满园果子加一块儿，也不值解放军一棵炮筒子钱！”

“看看，看看！”他用两个手一划拉，“你把解放军的炮筒子弄成啥样了？！”

蔡六子被这不知打哪冒出来的家伙噎得直翻白眼，半天没能说出一句话来。

范金宝想给蔡六子帮个腔，但一看这个人来头不小，就没吱声。

周加深对钱大明说：“谢谢你了，同志！可话不能这么说。损坏东西要赔，这是部队铁打的纪律！”

赶过来的董天芬给周加深介绍：“这是我们钱总。”

钱大明忙说：

“钱大明，阳光海岸房地产！”他把手伸出来，同周加深、王勇刚、郭玲几个人热情地握了握，又叫董天芬拿出名片，每人发了一张。

范金宝本想也要张名片，可见董天芬没那个意思，也就没敢伸手。

周加深跟王勇刚商量：“就叫郭书记全权处理吧，有什么事部队再和镇里谈。你看怎么样参谋长？”

王勇刚说：“我看行，就按你这个意见办。”

事情暂时有了些着落。一行人离开事故现场时，夕阳已经西下。

远处的布谷鸟还在不知疲倦地叫着,声音忽高忽低,时断时续,听起来亲切又无聊,就像是谁家陈旧房屋的门窗在风雨中始终如一地敲打。夕阳的余晖是温暖的,光彩变幻,叫人不忍割舍。

在夕阳温暖的光彩中,一行人各自离去了,他们彼此都给对方留下了深刻印象。而在他们身后,在大片大片的果园中,在夕阳通红的余晖里,那些个苹果花儿开放得更加灿烂了,天地之间仿佛都充满了浓郁的芬芳。

四

师党委常委会议是在一个临时库房里召开的。这个库房过去养过牲口,李东北准确地判断出这一点。而且他从那若隐若现的特有气味中,更估计到这个库房里过去养的是牛,或者说还有少量的羊。会前管理科长红着脸给他和政委报告,说全科人员加班加点干了好几天,只能这样啦,有点怪不好意思的。政治部主任周加深接话说:

“这个好,开起会来有味道。”

按惯例是张德厚主持常委会议。

关于这次会议的议题,事前他同李东北专门通了气,除了研究部队当前的工作,重要的是要研究C团的火炮脱钩问题。事情虽说过去了一段时间,也并没有造成多么严重的后果,但他们都认为不能小看了这起事故,这关系到一个部队的作风建设。特别是对他们这支新组建的预备役部队而言,更关系到走什么路、怎么走路的问题。

C团A营B连的一门五七高炮脱钩,完全是由于干部的责任感不强